

# 刘鹗在淮安的故事

许文金

刘鹗生活在淮安多年，与淮安结下了不解之缘，留下了许多故事为人们津津乐道。

## 河下开药店

刘鹗的母亲颇懂医道，家里人有个头疼脑热，她都能医治。刘鹗20岁时，曾去南京参加乡试，结果榜上无名。他无心科考，到扬州玩耍，碰上了太谷传人李龙川在讲学，便被迷上了，就前往拜谒；此后便皈依太谷，24岁就成了李龙川的人室弟子，并被视为高足。太谷传人，都懂医学，能为人治病，造诣亦深；课程中就有医学一门。刘鹗功名不就，母亲就指教他学医，以图安身立命。刘鹗在母亲的安排下，拜师学医，医术颇有长进。为了锻炼他，选择在河下开药店。以卖药为主，兼以坐诊，以图历练。

刘鹗家住勺湖边。当年风景秀丽的勺湖与河下之间有一条连通的河道。刘家便专为刘鹗置办了一条小游船；刘家人习惯称为“花雕子”，因为装饰得比较华美，故名之。还专门雇了一名船工，专为刘家人往来河下服务。也成了刘鹗上下班的交通工具，十分气派。

河下那几药店，门面是租赁的，规模不算大。有整整两排的原木药柜，油漆得金光锃亮。凡一应中药，都很齐备。当时河下，名医荟集，刘鹗初出茅庐，岂能与之比肩？只是街坊邻居，闲下无事或能探访。偶尔也不乏有人求诊，那是来测试他的手艺。久而久之。人们的新鲜感渐退，好奇心也得到满足，就逐渐门前冷落鞍马稀了。

刘家为了“救场”，隔三差五请来几个名医轮流坐诊，以装门面，刘鹗也乘机讨教一二。但毕竟初出茅庐，难以受众。看样子，门可罗雀，生意是做不下去了，只能关门大吉。那些置办的物件。送的送，卖的卖，全部完款。此后也用不着船工了，就索性将那几只花雕子白送，分文不取。据说那位船工，果真把它利用起来搭载游客，大赚了一把。

据刘家后人介绍，刘家在河下开药店，有药柜抽屉为证。

## 弹琴拒婚

刘鹗“弹琴拒婚”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。

庚子之乱那年头，京城遭殃，难民无数，四处出逃。有一双父女，本靠卖唱为生，父亲弹得一手好琴，女儿天生一个好嗓子。父女俩相依为命。眼看京城呆不下去了，便一路逃难，准备南下江浙。父女俩迤邐到淮安，发现这里风景秀丽，市面繁华，便想在此落脚。

父亲四十出头，长得一表人才，本是大户人家出身；怎耐庚子一役，搅得他家破人亡，八口之家，只剩下父女俩人侥幸活命；家中财产，被洗劫一空；家中房屋，被烧得精光。他平时喜欢乐器，于琴艺更为拿手，还天生一副金嗓子。女儿年方十七，身材高挑，体态轻盈，言谈举止，端庄婀娜。乌发如瀑，肌肤如玉，一颦一笑之间，流露出一种醉人的风韵，宛如一朵含苞欲放的牡丹花，美而不妖，艳而不俗。她自幼就跟随父亲，学会吹拉弹唱。父女俩生计无着，只好以卖艺为生。

父女俩专拣人多热闹的地方，拉个场子，就表演起来。父亲先是鼓弄了几下弦子，那铮铮琮琮的琴声就穿入人的耳膜，仿佛天籁之音。那姑娘闪亮登场，光彩照人，一下子就吸引了众人的眼球。待她启朱唇，发皓齿，唱出调子，愈加摄人心魄，赢得众人纷纷喝彩。砸彩的人争先恐后，那小圆匾里立马堆满了铜钱，还有不少银角子。父女俩才艺双馨，从此一鸣惊人，风靡了淮安城。不少官商大户，纷纷来请她俩去唱堂会，一半是为了抢新鲜，一半是因为惦记那美人。

有位阔少瞄上了这位风姿绰约的江湖歌女。虽然他新近娶了位不俗的媳妇，但自从瞥见了歌女，就立马心仪起来，便想打她的主意。在他心目中，这歌女简直就是天上掉下的林妹妹，左看左顺眼，右看右中意，越看越痒痒。于是，便来个先礼后兵。三番五次请人去说媒，但总是遭到婉拒。他终于憋不住了，便仗着家里有钱有势，放出狠话，准备强抢。

这当儿，刘鹗正赋闲在家。他对音乐也有造诣，琴艺更是娴熟于心。那父女才艺双绝，声噪全城，他早有耳闻。双方早就互有往来，不时切磋琴艺，一时成为知音。那父女在此人生地疏，势单力孤，听到风声，便来央告求援。刘鹗应允答允。

刘鹗父亲是道台，刘家在淮安也有声望。于是便写张帖子，命仆人李贵送至阔少府上，请其翌日务来府上吃酒。那阔少当然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虽然家境优渥，但终不能与刘道台家同日而语。见了帖子，心里舒服得像被熨斗熨过，兴冲冲到刘府赴约。一路上还盘算着何不趁此良机，请刘鹗先生出面作冰，说合那门亲事？

话说阔少毕恭毕敬来到刘府，互道寒暄，刚一入座，刘鹗便侃起大山；从诗书礼乐，人情世故，一直侃到因果报应。那阔少不敢插嘴，唯唯诺诺，只有点头的份。于是便开席，满桌好酒好菜。阔少虽然能酒，却不便贪杯。

一桌席热闹哄哄，总算吃罢。阔少见刘鹗和蔼可亲，又盛情款待，就想把一路上盘算如何请刘鹗出面作伐的“台词”重新酝酿妥帖，

没想到刘鹗发话了：“公子慢走！你不是很欣赏那从京城来卖唱的父女吗？”阔少听了，正中下怀，心想刘鹗莫非猜中我的心思了？这下可有戏了。刘鹗把阔少延到书房“抱残守缺斋”，便操上一张“石上流泉”琴，让阔少坐下说：“公子稍安勿躁，我也略懂些琴艺。幸蒙公子来此，不妨让我弹奏几曲，请公子评判一下，敢与那双父女比肩？”阔少虽然不解其意，也只好堆起笑容，恭维道：“先生博学多才，德高望重，有幸聆听，乃在下三生之幸。”

铁云先生手把琴弦，轻轻拨弄几下，便洋洋洒洒地弹奏起来。一会儿《平沙落雁》，一会儿《梅花三弄》，一会儿《梁祝》，只听得阔少如痴如醉，忘其所以。奏完这几曲，铁云停下，笑问道：“如何？”阔少打心底佩服，情不自禁，说：“先生如此高才，晚生得此耳福，三年不知肉味！京城父女，岂敢望君项背？”

过了一会，刘鹗又操起琴来，问：“还有雅兴吗？”阔少岂好推托，舔狗说：“但愿先生不弃。”谁知琴声竟然变调，只听得鞭答声，女人哭叫声，男人呵斥声，殴打辱骂声，女人求饶声，呼救声，轿夫拖拽声，女人落水声，打捞声，众人哭闹声，谩骂声……声声震耳。阔少听了，一时不解其意，只是感到新奇有趣，不禁拍手叫好；还忘乎所以，早把那想请刘鹗说媒的事给忘了……

待阔少谢过刘鹗回家后，到处显摆炫耀，称自己得到铁云（刘鹗，字铁云）先生高看，如此这般，还添油加醋地说铁云先生待他如上宾，把人耳朵听得都长茧了。他还把铁云先生模拟女人哭叫声的情形加以大肆渲染，夸铁云是世间奇人。这个“阿毛的故事”讲得多了，就有不少人悟得其中意，指着鼻子斥责道：“别再臭美了，刘二爷凭什么把你当根葱？人家早看破你那花花肠子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要霸占那位江湖歌女。刘二爷确实给了你面子，只是窗户纸没有捅破。刘二爷玩弄那段音响，巧妙地运用琴声模拟一个女子宁死不从，拼命抗婚的过程，明明就是在警示你休要胡来。刘府的酒可不是好吃的，得掂量掂量！呸！”这样说的的人多了，阔少才如梦方醒。从此打消了邪恶的念头。

那双卖艺父女，知道铁云先生不费一唇一舌，替她俩解了围，感恩戴德，便将一张祖传的古琴赠送给了铁云先生。据说那张琴至今还收藏在淮安馆文化馆内。

## 征联讨国贼

给刘鹗定罪，实施逮捕流放，其幕后主使是袁世凯。袁世凯着实对刘鹗下了狠手。首先，得给刘鹗罗织罪名，往死里整。当初，山西煤矿，由洋人开发，官方与洋人签了协议合

# 趣谈今昔代步车

王忠珍

又像当年第一次看到自行车一样惊奇。其实那只是一辆黄帆布吉普车，县委县政府独此一辆，只要这辆吉普车开到哪个公社院里，就知道是县里的大首长来了。1965年，淮阴地委书记杜文白同志到我们泾口公社调研，坐的也是这种车。所以这位同志当时用这辆车开到村里，感到非常荣光。

农村人很难见到“大市面”的“新物件”。凡是第一次见到或用到的东西，总有一种莫名的新奇感。在小汽车稀有的年代，县府部委办局的一把手顶多骑“凤凰”“永久”名牌自行车，就足以显示身价。科员、办事员大都骑普通车。工作人员都想坐小汽车“惬意”一下。上世纪80年代早期，局下属单位兽医站，省畜牧局分了一辆“牧羊”牌兽医防疫用车，可载8人。很多时候，这辆畜牧防疫业务车变成了局里干部的私公用车，特别是局“一号”首长的专用车。“物以稀为贵”，能载8人的“牧羊车”，成了本局的“奔驰”、“宝马”。用“小汽车”出行，我们局长感到“很荣光”。当年他干革命“吃过糠，扛过枪”，“打拚”了几十年，终于坐上了小汽车。下乡不挤公交，上下班不骑自行车。

到了上世纪90年代，县政府各部委办局、事业单位的小汽车应运而生。一般单位至少配备两三辆公车了。不过“宝马”“奔驰”没有，有文件规定不准买高档车。

自从单位有了小汽车后，有人用小汽车访亲会友，会感到特别“幸福”，“快乐感”会在脸上隐隐显现。坐上小汽车，似乎提高了身价。有科学家说：“社会地位的提升能触发人大脑创造快乐奖励。这是人的本能。”也难怪那些初次坐上小汽车的人会感到格外兴奋，毕竟他们的祖宗八代都没坐过小汽车，甚至我们的上一辈人一辈子也没见过小汽车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当代小汽车配备了导航功能：“左转……前方有监控……您已超速……”科技文

同，成立了一个机构叫“福公司”，还是刘鹗走了比较开明的庆亲王奕劻的路子才得以上马。问题是刘鹗在其中担任华人经理，时人称为“洋务买办”。“洋务买办”这种角色，都由华人充任，是洋务运动的产物；说白了，就是洋人的雇员，其作用在于能在洋人与政府机构之间充当协调员。一般佣金较高。所以当时钻营这种新兴职业的大有人在，而独独刘鹗受到非议；为此他先后两次遭到弹劾，被罢了官。所以被袁世凯抓住把柄作为案底，成为“卖国”“汉奸”罪的铁证。此为第一宗罪。刘鹗同籍华人郑永昌合伙在东北经营“海北精盐公司”，将盐出口到缺盐的朝鲜售卖，又遭到驻韩总领事马廷亮 的举报，使“贩卖私盐罪”得以坐实，此为第二宗罪。刘鹗伙同南京水师提督程文炳购买浦口江边荒滩，被地头蛇陈浏搅局，状告刘鹗“为洋人买地，出卖国家主权，掠夺地方利益。”此为第三宗罪。有了这三宗罪，足以击垮刘鹗，但袁世凯似乎还不解恨，平空又罗织一宗大罪，名曰“私盗太仓粟”。本来，庚子之乱发生，京城乏粮，饿殍无算，刘鹗出银12000两，自费赈济。当时朝廷皇仓海运仓有大量储米，被俄军控制；俄人不食大米，准备将其焚毁，刘鹗得此消息，几经斡旋，从俄军手中买下全部存米，价格十分便宜。刘鹗则按原价，平糶给灾民。这本是慈善家之举，何谈私盗？真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？！

至于袁世凯为何同刘鹗结下梁子，有几种说法，暂且表不表。

刘鹗对袁世凯早有耳闻，总觉得他不地道。袁世凯卖力在天津操练新军之举，被刘鹗看成是当代的曹操，包藏祸心。刘鹗有个得意门生叫丁问樞，该门生是个才子，懂英文，能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，被刘鹗介绍给庆亲王奕劻做秘书兼翻译，丁问樞才学满满，精明强干，又一表人才，很为庆亲王赏识器重。庆亲王何等人也？他可是满清贵族的佼佼者，朝廷重臣，开明不守旧，权势滔天，一言九鼎。有了这重关系，刘鹗与庆亲王就越走越近。朝中有什么动静，刘鹗也可从丁问樞那边打探得到消息。丁问樞几乎成了刘鹗安插在庆亲王身边的“包打听”。

刘鹗同丁问樞相互投契，私下相处，无话不谈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国家大事，旁及传闻轶事，海阔天空，无所不包。也不时谈及袁世凯。他曾对丁问樞预言，“项城（袁氏河南项城）这人，虽心思缜密，却锋芒毕露，又急于事功，将来乱天下者，必此人也！”又为袁世凯算了一卦，嘻笑道：“人命由天，但六根不净，项城必不会善终，寿命也不会太长。”丁问樞听罢，颇为惊讶，他深知刘先生参悟太谷教义，亦通《易经》之术，当会算准一二，一时无

以作答，仅颌首一笑。

又有一次，刘鹗同丁问樞吃酒谈心，酒到兴处，突然叫人拿来文房四宝放置几案，他离开酒桌，提起羊毫，在宣纸上奋笔疾书，写下了一行大字。刘鹗兴致勃勃地对丁问樞说：“士源（丁问樞本名士源，字问樞），过来看看，今天我不仅自己出了个难题，也给你出了个难题。多天以前，我突发奇想，腹稿出一则上联，可苦思数日，终无法对出下联。这岂不是乌鸦吃粉条，自绕脖子，作茧自缚？”

丁问樞走近一瞧，仔细端详那一行龙飞凤舞的大字，陷入沉思，久久无以作答。只得红着脸说：“学生才疏学浅，无以对接，实在愧对先生教诲。”刘鹗哈哈大笑，似为学生解围，对丁正色道：“士源此言谬也。这个上联，也不是我刘铁云撰的，而是在梦中梦到的。在梦中，有一位白发老者，仙风道骨，翩然出现在我面前，便出了这样一则上联叫我对接，情急之余，那老者却飘然不见。惊恐之下，一梦醒来，却还记得这则上联，冥思苦想至今，难出佳对。且容我俩假以时日，再作理会吧！”后来，刘鹗似乎在调侃，说道：“这则上联，别说我俩一时难寻下联，谅一二百年内也无人作出佳对！”刘鹗还神秘兮兮地说：“这则联语不能作废，或许还能派上用场，那将是一场大戏。”事情就这么过去了。想不到这段文学佳话，却不胫而走，在市井中广为流传。刘鹗撰写的那则上联，被人们视为奇联，绝联。难度不在“小大姐，上河下，面南朝北吃东西”之下。

光阴荏苒，刘铁云一语成谶。袁世凯更加发迹了，不仅将民国大总统抢到手，而且还做了一阵子复辟当皇帝的黄粱美梦。就在他批准在巴黎和会上同洋人签订丧权辱国的《二十一条》时，民怨沸腾，学潮兴起。举国上下，鼓荡着“外惩国贼，内惩汉奸”的声浪。一时，北京的几大胡同口上都挂上了巨大的横幅，这些横幅，一律用整幅白布做成；上面的字有斗大，非常醒目，大老远就能看得一清二楚。上面斗大的字是：

征联：或入圈中，驱走老袁方为国

下面还有一行小字，写在横幅中间部位，也有碗粗。内容为：“凡能对出工整下联者，一经公断，赏银五千两。”京内一时轰动。

这则上联，就是刘鹗当年写给门生丁问樞看的内容。粗看起来，像是一场普通的文字游戏，平淡无奇；可细究起来，却不言而喻，是一字数最少的讨袁徵文；别出心裁，史上空前绝后，实在奇巧；成为讨袁大战中一道奇葩的风景线。



骑车进城 王忠珍 摄

明的进步日新月异，谁也无法预料未来人类会被带到什么样的全新时代。

当年那些“眼馋、腿馋”，想坐小汽车的“族群”，现在你们有钱去买啊。奥迪、宝马、奔驰任你挑选。改革开放40年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小汽车已从人人羡慕、个个人向往的代步工具，变成了和手表、手机、电视机一样普及的家用物品，早已走入城乡千家万户。我的故乡，原先是穷乡僻壤的车桥镇高舍村，600多户人家现已拥有350多辆私家车小汽车。清明祭祖、春节团圆时，归乡的游子们开着小汽车回家，脸上洋溢着喜悦和自豪。我的儿孙15口人，拥有8辆小汽车，其中包括大奔和奥迪。当年作为小科员的我，也曾坐过公家的小汽车“显身价”。如今，儿孙们下

乡或出游时，邀请我与他们同坐小汽车，我却婉拒了。一来觉得坐小车“闷人”，容易晕车；二来年事已高，颐养天年，不想出远门。老伴说：“不会享福！”

如今的我“返璞归真”，凭借腿脚灵活，出门办事、锻炼身体都骑自行车。如今城乡遍布电动车，曾几何时，自行车王国已变成了电动车的天下。不知再过几秋几夏，又会有什么样的“时髦”代步工具取代电动车。不过，我不骑电动车，因为它起不到锻炼身体作用。我只骑便捷的自行车，怀着乐观从容的心态，做自己的太阳，温暖自己的心。穿行于古城淮安的大街小巷，心旷神怡。